雲南學者崎松：半生研究聶耳 推動國歌立法

■《義勇軍進行曲》激勵着中華兒女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

百姓故事

今年82歲的雲南玉溪市群藝館退休員工崎松，過去40年最專注的一件事，就是致力於收集、整理、研究、宣傳聶耳。這條治學之路如同他的名字一樣，儘管不易，但也收穫了「奇蹟」。崎松心繫國魂，天天講聶耳，時時講國歌，開講座、上電視，對日本人講、對玉溪人講，以致許多老百姓都以為他是聶耳後人，經常有人在街上喊他「聶伯伯」、「聶爺爺」。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 雲南報道

■82歲的崎松筆耕不輟，專注於研究聶耳與國歌、聶耳與玉溪兩大課題。

《義勇軍進行曲》的曲作者聶耳是雲南玉溪人，他在日本英年早逝，由於當時社會動盪，他又常年漂泊在外，因而國內關於聶耳的史料文物奇缺。

崎松對聶耳的研究始於1978年。當時在玉溪地委宣傳部工作的他到昆明參加雲南省民間音樂集成工作會。雲南省音樂家協會主席李堅對他說：「聶耳是你們玉溪人，可惜大家對他知之甚少，你作為玉溪的一名文藝工作者應有責任收集聶耳的生平資料，讓更多人知道聶耳的故事。」

「雲南研究聶耳首席專家」

翌日，崎松手持李堅寫的一個地址條，在昆明大觀路找到了聶耳的三哥聶敘倫的家，一番徹夜長談之後，崎松開啟了尋訪聶耳人生足跡之路。他先後多次到玉溪、昆明、北京、上海、日本採訪知情人，收集資料，整理出聶耳的族譜、家譜、年譜，用嚴謹的考證、史料的復原，為世人「復活」了自學成才、多才多藝的聶耳形象。他也因此被稱為「聶耳的知音」、「雲南省研究聶耳的首席專家」。

聶耳1935年在上海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我是為社會而生的，我要在這人類的社會裡做出偉大的事業。」

80年後，崎松把早熟的人民音樂家聶耳比作海燕，並且寫了一首叫《玉溪驕子》的歌來懷念他：「有一首很短的歌傳唱了一個世紀，有一個24歲的人一個世紀依然年輕。在《馬賽曲》的旋律中跳動着他的脈搏，在《國際歌》的節拍裡閃耀着他的聲音。」

崎松說，聶耳1912年出生，1935年去世，短暫的一生用五個字鑄成了「人生交響曲」：一個「窮」字苦苦地追着他（生活困苦），一個「險」字重重地壓着他（敵人追捕），一個「愛」字牢牢地撐着他（熱愛民族），一個「志」字正正地扶着他（立志為社會而生），一個「勤」字硬硬地頂着他（犧牲後發現因練琴而臉頰起繭）。在崎松看來，聶耳創作的44首曲子，把對祖國、對故鄉、對人民的熱愛之情，化作感天動地的樂章噴湧而出。

16年前為國歌立法奔走

研究聶耳，必須突出其中的重點，那就是《義勇軍進行曲》體現出來的「國魂」。崎松談起國歌，如數家珍，語調高昂。崎松說，《義勇軍進行曲》從1935年創作到定為「代」國歌經歷了14年，到正式定為國歌又經歷33年，到寫入憲法再次經歷了22年，至2017年制定《國歌法》又13年。而僅有84個字的這首歌，已經在神州大地和全世界傳唱了82年！它所代表的中華民族精氣神，深深地溶化在了13億中國人的血液裡。崎松深情地說，「老人不講古，娃娃不識譜」，應該把唱好國歌作為我們每個公民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一項基本功。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他更透露了自己16年前就不斷奔走的一件「大事」。2002年11月2日，崎松去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鄭重提出了關於制定國歌法的建議，並起草了《國歌法》草案十條，供人大常委會在立法時參考。他在建議中寫道：「一個人沒有精神直不起腰，一個民族沒有精神不能昂首闊步去創新未來，讓我們永遠高唱中華民族的正氣歌《義勇軍進行曲》前進，前進，進！」

■玉溪市相繼整理出版了聶耳研究書籍20多部，建設了一批以聶耳命名的公園和紀念館。圖為聶耳紀念館一角。

30載存聶耳藏品 捐獻給大眾觀賞

聶耳 網上圖片

2006年5月24日，在玉溪博物館舉辦的《聶耳精神代代傳——崎松研究聶耳藏品及成果展覽》，讓觀眾對崎松「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治學精神更加刮目相看。展出的1,200件藏品，全是他本人30年的自費、業餘收藏。

崎松謙虛而平靜地說：「聶耳資料的收集是一件非常艱難、非常細緻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我認為自己過去吃些苦，磨破嘴，跑酸腿，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是一個文化人應盡的義務和職責。」他把所有的業餘時間和有限的工資、微薄的稿酬全部投入收集聶耳資料、研究聶耳當中，而七八十歲的老母親則在巷口擺賣小零食補貼家用，妻子在醫院當臨時工。

展覽是崎松研究聶耳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國魂聶耳、聶耳與玉溪、聶耳與國歌、永生的海燕和弘揚聶耳精神五部分主題展的實物，包括國內外的報紙雜誌、圖書、圖片、圖表、手稿、音像、郵品、書法、紀念品等十大系列。這是全國首次由個人舉辦的聶耳藏品展，收藏的聶耳文物史料數量居全國之最。

「聶耳與玉溪」、「聶耳與國歌」是崎松專注研究的兩大重點課題，至今已經出版了《聶耳與玉溪》、《聶耳與日本》、《國魂聶耳》、《聶耳之路》等12本研究聶耳的相關圖書，發表了近百篇論文，為玉溪市建立聶耳塑像、紀念館、公園、修復聶耳故居、申辦聶耳音樂周提供了第一手基礎資料。

退而不休的崎松還經常應邀到部隊、廠礦、學校、機關作聶耳與國歌的講座。「我年紀大了，但仍然希望有機會時到香港、澳門去給青年們講聶耳與國歌，希望在香港澳門能再版我寫的《軍歌．戰歌．國歌——紀念『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八十周年》這本書。」

踏遍玉溪搜集民間文學

崎松從26歲開始在雲南玉溪景谷縣新華書店工作，主要從事圖書發行工作，其間靠自學獲得雲南大學函大文史畢業證書。36歲調玉溪地委宣傳部，任文化科副科長7年，玉溪地區群眾藝術館任調研部主任17年。24年間，他主要從事文化宣傳、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研究。「要做成世間的任何一件事，都離不開勤勞。」

過度勞累 昏倒山路

研究聶耳雖然讓他聲名在外，但退休前，崎松的專職工作則是民族民間文學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他是玉溪市唯一一個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會員，是第一任玉溪市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退休後為名譽主席。

對於一個民間文學工作者最可貴的就是實地調查，抓取第一手材料。幾十年來，崎松踏遍了全市的山山水水，到過各個兄弟民族的每一個特色村寨，採訪過八縣一區100多位民間歌手和民間藝人。「搞民間文學不能怕吃大苦、耐大勞。有一次去元江採訪，過度勞累，我昏倒在山路上，是老鄉們用牛車把我拉回來的。」很多時間，山高路遠，他就坐班車，沒有班車就搭拖拉機，沒有拖拉機就徒步行走，到了目的地顧不上休息就舉辦講習班，培訓文化站業餘作者；經常到學校舉辦「山．酒．路」的主題演講，激發孩子們走出山區的壯志；摸黑到百姓家中收集採訪民間故事、傳說諺語。山月高懸，別人都進入了夢鄉，崎松卻堅持整理完白天的資料才會休息。

■每年7月17日，是玉溪市的聶耳紀念日。圖為玉溪新建的地標建築聶耳音樂廣場。

■王彩紅製作的香包。

從衣飾到點綴空間 傳統香包煥發生機

神州傳承

古時每逢端午，中國人都會佩戴香包以辟邪祈福。隨着時代變遷，傳統香包在香港的適用範圍慢慢擴大，除了隨身佩戴，還漸被人們用於裝飾空間。中原非遺「雲肩傳人」、香包製作大師王彩紅匠心獨運，以大中型香包組合成立體藝術作品，凸顯了香包裝飾居住和公共空間的美效，進一步拓展了香包藝術市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河南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雖然僅39歲，王彩紅在香包製作領域卻是名副其實的「老人」了。5歲時，她跟隨外祖母學習中國傳統女紅，涉足這一領域已有30餘年。技藝與日俱增，如今可以製作300多種香包，傳統風格或是現代風格都不在話下。

王彩紅在香包製作的技藝裡融入了刺繡、鈎花、剪紙等技巧，尤其是她將鈎花與香包結合的創新產品「國花掛件」，在內地尚屬唯一。王彩紅採用手工鈎製玫瑰花朵和不同布料製作而成的組合香包圖案「金雞報喜」、「五福臨門」、「五子登科」等，彰顯出傳統香包的華美和賞心悅目。

工業化衝擊手工藝

時至今日，工業化對手工技藝衝擊大，手工製作既費時費力，又成本高。原創設計一出就被機器繡花模仿替代，需年年不斷創新，以求生存。為此，王彩紅不斷學習，開拓視野。由於手工製作融入個人的情感，具有生命氣息，非機器所能替代，這正是不少人喜歡手工藝的原因。「我一直堅持手工製作，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所思所想，融入自己的靈魂，做出與眾不同的香包。」王彩紅說。

在人們的印象中，香包只有在每年端午前後方可佩戴。王彩紅說：「香包是沒有季節的，通過創新，我賦予香包新生命。」

王彩紅通過色彩及造型的突破，融合傳統與現代時尚，創造出適合現代生活需要及滿足節日喜慶和婚慶的實用性香包。王彩紅發現生肖深受人們喜歡，便研創了別具一格的生肖型香包，讓人們愛不釋手。她又針對兒童和少年消費者，開發了水果系列香包；至於老年人，她則推出懷舊色彩兼具保健功能的香包。

■觀眾紛紛在王彩紅製作的香包藝術品下留影。

擴大香包使用範圍

為了擴大香包的使用範圍，王彩紅嘗試製作大型香包，通過組合，呈現出新的藝術視覺效果，隨即成為裝飾居住及公共空間的新寵兒。

今年6月，在河南博物院舉行的「匠．心——河南省傳統工藝保護傳承成果展」的展廳入口處，展出王彩紅的新作，空中垂下無數絲線，每條綴着大小錯落的金瓜香包，顏色鮮艷明快，充滿華麗富貴的氛圍，吸引不少參觀者紛紛拍照留念。

如今，越來越多人喜歡王彩紅的香包，既用來裝扮自己，又點綴自己的生活空間。

■中原非遺「雲肩傳人」、香包製作大師王彩紅為香包注入靈魂、感情。